

◀ (上接14版)

册》、熊方受《行书七言联》、招子庸《芦蟹图轴》、汤貽汾《秋林琴韵图书画合璧卷》、王时敏《隶书五言联》、厉鹗《游仙诗册》、戴熙《松竹山庄图卷》等。其中颇多岭南名家之作,尤其明代宫廷画家、广东南海人林良的《秋树聚禽图轴》,对于在《颂斋书画小记自序》中自称“喜收乡人之作”的容先生而言,无疑是一件难得的馈赠。林良是首位进入全国画坛的粤籍画家,在广东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。林良的画作,热心乡邦文献的容先生曾“求之十年未能得”。《秋树聚禽图轴》又名《枫竹慈鸟图》,《秋树鸟雀图》,宽77厘米,高度超过1.5米,在收到之后,容先生仔细研究,以为此画“以水墨为主而略施淡青淡赭,树干点苔用重墨而加点石绿于其上,鸟身之外染以淡青,以状暮色苍茫之景”,“其用笔之刚劲,用墨之深厚,尚有宋人法度,吾粤画家得见真迹者,必当以良为巨擘焉”。容先生虽对此画倍加宝爱,但后来仍然将它无私捐献给了公家,得以让更多的广东同乡欣赏到这一佳作。根据广州艺术博物院陈列研究部主任陈志云提供的线索,我们知道,这幅《秋树聚禽图轴》曾经董其昌、郑文燮等人收藏,1988年,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专家认为此作具有“真”、“精”、“新”三美,为林良存世作品中之珍品。

两人交谊典范的建立,不仅仅体现在彼此帮助,互有馈赠,在两人对待藏品真伪问题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:容氏的坦诚与刘氏的大度。

1931年暑假容庚在上海拜会刘体智并观摩其藏品之后,于9月6日曾致信刘氏,指出刘氏藏品中的疑似之器,并建议在编印藏品图录时予以删除。一般而言,收藏家颇为忌讳他人对自己藏品的真伪问题指指点点,而外人对藏家的藏品有疑问者也多委蛇以应,鲜有直言者。否则很容易影响彼此的关系。而容氏在第一次观摩刘氏藏品后即向其本人直陈自己的意见,而此时仅是在两人的第一次晤面之后,距两人订交之期最多也仅半年,由此可见其坦率与真诚。

而刘氏对容的直陈已见

则显得颇为大度。他在复函中首先感谢容氏的意见:“承示疑似之品,应从删汰,具微精甄玄赏,剔辨豪芒,不使妄珍燕石,误宝康瓠,致誉篋于当代解人,尤见爱我之深。”随后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:“敝藏各器,往日叔言先生亦曾有所商榷。然近伪各器,多繇牵带而来,不能尽去,且敝帚自珍,书生结习。观于天府珍秘及各家收藏,不免瑕瑜互见,所见者,宋元贗品亦多杂糅。私谓吾辈拾坠抱遗,苟非确定为贗,即或疑似,不必尽等之自郢,留待后人可也。”“苟非确定为贗,即或疑似,不必尽等之自郢,留待后人可也”这一主张,无疑是对待疑似藏品的一种较为客观而负责任的态度,无可厚非。容氏在其后来的著作《商周彝器通考》中提到:“民国以来之藏家,以刘体智为最,其《善斋吉金录》不免兼收伪器。……余初见《吉金录》稿本,曾以此意告刘氏,并举其可疑者。及印行时,虽有采纳,未能尽从。即余所编《善斋彝器图录》亦不能无伪。”其中所述“未能尽从”的情形,应是折衷两人意见之后的结果。

在此后与刘氏的交往中,容庚一直秉承这种坦诚的态度。如1955年8月25日致刘氏信中,尚提及“弟近校读大著《小校经阁金文》,发现重出、疑似之器不少,公愿闻之乎?”

容氏在与刘氏交往过程中的直率与坦诚,既体现了其对友朋的基本态度,也体现了一名学者最起码的求实精神。在此后帮助刘氏出售藏品,或是与刘氏的日常交往中,容庚基本上都是持这种态度。

但他的这种坦诚,并非都能受到足够的理解,相反很容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几乎在同一时期,容氏陆续撰文对郭沫若著作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正常的批评,导致了郭的不满,从而使两人原本比较密切的关系出现了不小的裂痕。相比之下,更加彰显出刘体智对待批评的坦荡胸怀,其人之大度可以想见。而这无疑是其两人近三十年交往的一个重要基础。

时至今日,刘、容二位先生的这种相处之道,尤为难能可贵。

(作者为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秘书长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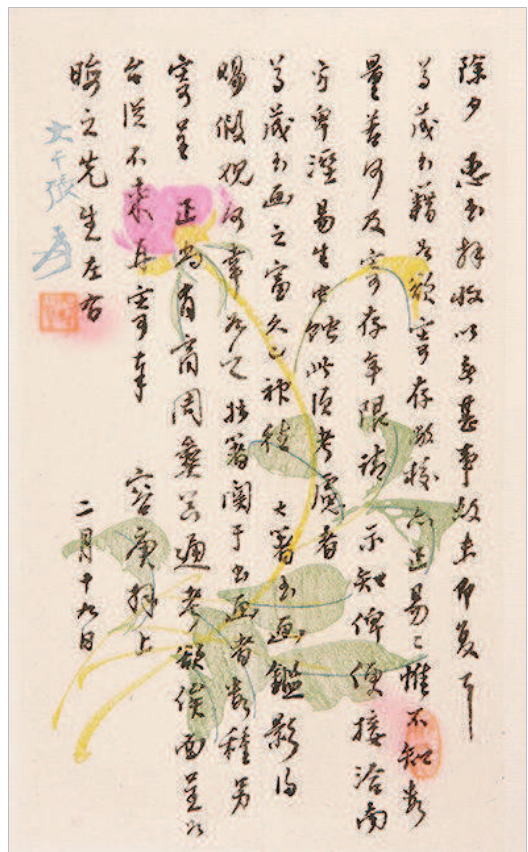
刘体智致容庚第1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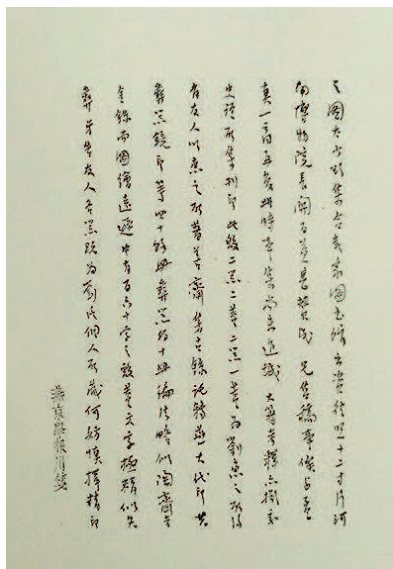
容庚先生晚年



容庚为刘体智所编《善斋彝器图录》中著录的沈子它簋盖照片



容庚致刘体智函,刘先生一度想迁居岭南,二人讨论此事



1931年5月19日容庚在致郭沫若函(部分,选自《郭沫若致容庚书简》)



林良《秋树聚禽图》与刘体智篆书题签:《林以善枫竹慈鸟图轴》